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忠文集卷十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王忠文集卷十

明 王禕 撰

記

婺州新城記

至正十四年七月十有五日婺州新築羅城成總管陳侯使以狀來俾書其實用紀成績按圖志婺在吳爲東陽郡梁改爲金華郡隋開皇九年乃易置婺州而城之

肇建莫詳所自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嘗重築之逮今二百有三十年圮壞弗葺殆非一日我國家誕受天命奄有四海際天開宇極地闢疆混一之盛亘古所無世祖皇帝念創造之難懲攻取之勞以為天下既已一家郡國城郭無所於用而衆建省閫以作蕃翰天下勢如運諸掌隱然泰山盤石之安天險所設規模宏遠矣然而晏安無虞爲日滋久爰自比歲中區儆擾所在郡國民訛不寧於是江浙行中書省議謂預備不虞國

之善政城郭復建於今爲宜下其事列郡令相其便利而講行興築之政焉婺於浙東今爲上路後枕山阜前臨溪流最爲形勝而肅政廉訪司實治於兹副使伯嘉訥公與其僚屬議咸謂有備斯可以無患此古之良圖令之切務乃屬陳侯亟遵省檄以謀興作而陳侯亦自任爲已責而不敢後乃略基址揣厚薄集所屬州縣長吏躬役要以同物力之度程而副使公復選奏差錢元處州總管府判官葉琛總視其役察其勉與不勉者而

經畫勸相之舊城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其面至是綿亘悉仍乎舊以丈計者一千四百七十有九其高二丈基之厚與面之廣皆二丈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有增而無減外包密石而實土其中土居其厚僅三之一上累甓爲女牆下甃石爲道皆與城相周廻舊有門十一後窒其四而存其七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北曰旌孝今仍爲七門其上皆架屋爲飛觀以謹候望而朝天旌孝各環

以甕城版甬並興雉堞崛起庀事於閏三月二十有六日爲日一百有七而遂訖工其費一出於民凡民有田苗米十石以上者必來隸役其不及十石則出錢以爲助蓋由陳侯躬勞率下悅以使人而州縣長吏盡心殫力以承其志上有風紀之司爲之倚重所選總視其役者又精知周慮足以綜理之以故執役不煩而民不敢愛其力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百年之蹟指顧而還於以待不常之虞而永爲國家之保障豈徒區畫封表備侯

邦之制而已乎是故春秋之法興作常事或不書至於
土功必謹書之重民力也是役也於制爲合義於時爲
得宜用民之力雖悉而民不告病是其不可以不書陳
侯名以實以太中大夫居令官在任六年政効昭著有
足稱者州縣長吏受役要者蘭溪知州唐棣金華尹徐
允益義烏尹周思奉浦江尹蕭文質東陽丞蔣受益永
康主簿李煕武義主簿陳以威權錄事司浦江主簿溫
都爾以郡僚主治文墨書其役要者提控案牘兼照磨

孫彌德也

鄭氏義門碑後記

至正十二年二月詔拜翰林學士承旨伊埒特穆爾榮祿公中書平章政事行省江浙三月至鎮閩屬郡婺之浦江縣民鄭氏九世聚族朝廷嘗旌表焉乃手書一門尚義九世同居八大字遺之方是時中區俶擾列郡繹騷公以宿望舊勞特被眷倚承制行事以任藩屏之寄軍旅之殷劇財用之匱乏之調度經營日不暇給宜若於

禮文之事有所未遑而當節鉞出鎮之始首託翰墨以假寵於鄭氏之門蓋方岳大臣厥寄非一扶世導民興化善俗是亦國政之所當先者也何者冢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教之倫即民所秉之彝也而必待上之人有以開牖勸飭之而後興起於為善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况今方岳賜履所及提封數千里非可以家喻而戶曉夫因一家之善而彰顯之以風厲乎遐邇使知一國之仁讓權輿於一家豈非公之盛心乎

昔者畢公受命保釐東郊爲政實先於旌别淑慝即其善者表厥宅里而樹之風聲故民莫不知慕而爲善能不懈今公之於鄭氏所以彰顯之者不猶畢公之爲政者哉公嵗古人博學而性剛正仕延祐末天歷初兩遇貶黜愈黜而名愈著迨今上親任舊人遂見大用頃公勸講帷幄鄭氏諸孫濤實從事爲檢討於公有僚屬之好謂公之爲惠甚大不可不圖以昭其賜爰謀於家長募勒此碑而俾禕志其下方如此云

蕭然山堂記

蕭然山在蕭山縣西一里縣蓋倚山以爲治也縣初名永興晉許玄度隱居山下嘗憑林築室謂有蕭然之致故山名蕭然而其後遂名縣曰蕭山是山以人而爲名縣又因山以得名也山從西南來其勢磅礴若不可遏而將北趍忽斷而復起爲北幹山既乃折而東走蜿蜒行數十里爲龕山至海而止其將折而東也山有支阜隱然南下若回顧蕭然者望縣治不三四里而近相地

形者以其風氣之所會稱為吉壤縣人任氏兄弟即其地為親之樂卯而搆堂其旁因俾諸子元禮讀書其間焉括蒼劉先生名之曰蕭然山堂蓋以謂蕭然者縣之望而斯堂之成又攬乎蕭然之勝也予聞任氏在蕭山為著姓其親高年有隱德而兄弟事之盡孝以馴行稱於鄉及其諸子如元禮者又好學授經於名師處家庭間循循而謹飭一門三世孝友之習藹如也想其歲時父兄子弟來止於斯愉愉怡怡左右順適凡鄉之人慕

任氏之盛而悠然啓其孝弟之心則其善不獨著於一家而且形於一鄉矣由一鄉而推之無遠近則及人者益廣矣又推而久之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草木之生於堂下者有駢枝而連理也羣鳥之翔集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吾見斯堂不徒攬予蕭然之勝而能繫夫蕭山俗化之美者茲其權輿矣至正乙未之夏予道由蕭山元禮邀予登斯堂先是劉先生嘗爲之記而元禮又屬予一言之以志斯堂之意元禮辱與予

爲友誼不得辭故予復爲之記焉

好古齋記

會稽俞君仲圭年方壯而志於學嘗自以爲所學者古之道非古之道非所以爲好也因名其齋曰好古而求予言記之古之聖賢莫有感於孔子者矣而孔子之言有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則好古云者雖以孔子之聖而猶加之意焉而況於爲學者哉且人之生氣禀固不同自上

智之資生而知之之質其義理之精微者或可求諸心而默識至於禮樂之名物古今之事變未有不徵諸古人之所已言已行而能自得之也是故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因伏羲文王周公之卦爻而贊易以及詩書之刪禮樂之定悉有所依據而論次焉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自作所謂信而好古好古敏而求之者夫豈故爲謙辭哉商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周詩曰古訓是式夫舍古訓而不徵而徒以己見臆說自是者聖人所

不敢況於學者顧可不知所當務乎在易艮上乾下之卦其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前言往行而多識者即好古之謂而畜其德則其所有事焉者也今仲圭之為學亦既知古之足以為好矣苟能充其所好而有所事焉則所謂聖賢可學而至者夫豈我欺哉予與仲圭為友有年故因其志之所存推是說以告之仲圭之伯氏伯圭尤好學其亦以為然否乎

思報堂記

寧國袁謙子謂其友王禕氏曰吾食君之禄而以養吾親君親之恩思有以報之未能也吾聞之無親無生無君無以生君親之恩將若之何而報之也吾朝夕以思不敢忘因名吾堂曰思報子尚有以教我乎哉王禕氏對曰噫善如是之問也君親之譬猶天也詩不有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天莫之報也爲臣子者夫亦求盡其分焉耳是故忠者盡爲臣之分之謂也孝者盡爲子之分之謂也忠孝盡則臣子之分盡故曰君父人倫之

大本忠孝人子之大節君親之恩莫之可報也惟忠與孝其庶幾以報夫君親者乎雖然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臣子之道一也豈有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哉是故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今夫有親在而君有難則將死之乎抑否乎亦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而已吾身居於君所而君難及則號泣以死請曰吾非忘事親也君不可以棄吾其敢以不死可死則死之其幸而不死則終事而請於君以事其親君有難

而吾身居親所吾將赴而救之而親不可以舍也則號泣而呼曰吾非忘吾君也有親在吾不忍以即死其不幸而親死則終喪而委身以事其君是之謂身從其居志從其義也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世顧以爲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袁謙子於是再拜謝曰美哉乎子之言忠孝也吾曷敢不思而行之以報吾所當報雖然豈獨予哉天下後世將子之言

以爲訓盍書諸簡以遺予因以記吾堂也遂記之

南溪堰記

東陽縣西南二十里其地曰横城水出諸谷間合爲一流南行二里許曰南溪溪之流不能常遇暴雨輙泛溢稍旱則易涸葢由其源淺而勢又下也並溪之民舊累石爲堰以壅水田之受堰水者皆爲沃壤而堰常廢不治至元間鄉之大姓建昌主簿蔣君嘗因其舊而治之不久復廢泰定初建昌之孫若晦甫又相其勢之所宜

鑿鉅石重治之即其旁濬渠行堰水以灌漑并割田與居民之謹慤者使之守然亦不能久而不廢也廢且二十年爲至正十三年若晦之族子顯仁復繼先緒而大治之先是堰側之隄因故土而傅以石故水湍悍每善崩又渠不能深廣水所及因不遠至是隄表裏皆石爲之而石視昔尤鉅置𦉪兩隄間以時其蓄泄使水之盈縮常與𦉪等且闢渠深廣悉倍舊水行渠中使多而不絶其爲力甚勤而其績庶幾可永久者矣其用工以日

計者三百六十二費錢以緡計者六百七十五凡田之受水者各出錢爲助且與有田者定其約束以止侵爭仍其舊名曰通濟堰既成人莫不以爲利而是歲大旱獨南溪之田無害也嗟乎水之爲利博矣自井牧溝洫之法壞而世以旱乾水溢委之天謂人力爲無預然稽之史牒其能興水利以足食而富民者不可勝道則水利者果爲政者所可後乎故兹堰之成雖其事已微而功較然顯仁一介之士非有當爲之責乃能聳善扶誼

汲汲焉致力於此是亦可嘉也已故予爲之書以紀其勤且告以鄉之人而諗諸爲政者焉

章氏祠堂記

龍泉望章氏章氏之祠有曰標慶菴者太傅府君及夫人郡君下逮都官大將二府君之祠皆在焉初章氏建之浦城人太傅諱仔鈞居鄉有行義五季之亂受知閩王審知因授節鉞屯兵其境以拒南唐仕爲校檢太傅高州刺史西北面行營招討置制使殁謚忠顯夫人練

氏賢而有識封渤海郡君南唐兵圍建夫人時居圍城中唐將王建封者故隸太傅部下有罪當誅夫人言於太傅而釋之及城陷將屠其民建封首物色夫人以禮見聽夫人一言而止厥有子十五人章氏之盛蓋原於是矣三世爲都官郎中諱重嘗獵於處之龍泉至西寧鄉愛其山水明秀因家焉是爲龍泉章氏之所祖又三世爲大將舍人諱公傑生五子其後最繁衍則今章氏五房所出之祖也其第三子世安始即大將墓側爲祠

堂以祀太傅而以都官大將祔焉祠之建且四百年中更變故廢弛既甚而大將十二世孫溢令乃重修之隆其棟宇固其垣墉靡缺弗完靡仆弗起内外規制雖仍其舊而功則倍於作者先是制祭有田多湮没不存溢捐已貲悉更而復之為畝若干菴前曠土墾以為田為畝又若干計其所入總得穀若干石烝嘗之需營繕之費皆於是取給自都官而下十世兆域咸在西寧舊有祭田悉亦無存者溢與凡𣺌各割私田總若干畝别儲

其入菴中以供祀事凡族人無賤貴歲立春寒食相率會祠下祭畢而燕長幼之序秩然有倫既又立爲條約所以圖其久遠者甚詳密而周備也蓋古者公卿大夫士皆有廟而廟立於其家其祖以昭穆序而有易世不遷者有繼世而祧者其祭則有酢有厭有嘏有綏有旅而非同宗同族不得以與祭故同氣之祀則立同氣之尸焉至於後世乃有即墓以祀因而建立祠事者又其所祀不必皆不遷不祧之祖是殆禮之以義起者也今

章氏以太傅與夫人之盛德固宜百世祀而都官大將又有不得而祧者則因墓之近立祠以祀使同宗同族之人世世奉嘗皆得以敦同氣之義致奉先之敬謂爲以義起禮有合於變之正非歟然而祭必有田無田則不得以爲祭章氏之有祭田今既得以備春秋之事守而勿墜固所深望於後人者也楚茨之首章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章氏於斯報本而追遠有以承先人之委祉矣其卒章

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後之人尚思繼志述事於無窮哉請以詩人之辭刻諸麗牲之石而祭田有目具列於石陰云

處善堂記

南昌楊君克安家世以篤厚稱君異時仕嘗佐名州帥大閫奕奕有聲譽而被服儒雅粹然君子人也其所居之堂扁曰處善間來求予文以記之嗚呼乾道變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善立於性命於善是理之具於吾心

者何其純於善而不雜也是故率是而充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何往而非善哉然而君子爲善惟日不足一日之中非必皆與物接也何如其可謂善又何如其爲之夫亦曰吾知循理盡分而已耳不敢侮於人所以不自侮也不敢欺於人所以不自欺也侮焉欺焉於人奚所加損而一念之萌敗德亂常所喪固在我矣不自侮不自欺所以持吾敬也持吾敬即所以循理盡分而充乎是心之善者也且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

居與鹿豕游顔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豈必皆與物接哉而世之稱爲善者必曰舜顔焉殆亦推其是心而論之耳今克安之居於斯也惟日孳孳惟善之是處充是心焉雖至於舜顔可也考之於經有曰作善降之百祥有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作之積之夫皆即是心而充之事所當事初曷有計功蘄獲之心而祥慶之臻有不期而自至至是則身之所處無乎非善而與善爲無間矣大抵爲善與不善惟家人爲不可欺夫茍處善於

家聲孚而氣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不循乎理而盡其分則閨門之内已日由於吉祥而何慶如之是心之傳流及苗裔固有可得而徵者矣嗚呼君子處善之効其言可誣也哉是庸誦予所聞書以遺克安因請揭之以爲記

恒齋記

吾觀於易於上震下巽之卦而得其所以爲恒者焉巽下震上之爲恒何也夫震陽也剛也雷也動也長男也

巽陰也柔也風也順也長女也是故陽上陰下剛柔相應恒之義也雷震風發交助其勢以相與恒之象也夫婦居室長男位於長女之上男尊而女卑恒之情也天地造化順動而不已恒之道也此恒之爲卦者然也於是因恒之爲卦而有處恒之道焉其辭曰恒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蓋恒者常久之謂苟能常久固可亨而無咎矣然必恒而守其正乃得所常久固無往而不利是以君子非能恒之貴乃恒而守正之爲貴也雖然恒之

常久在乎變通所謂守正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孟子之論孔子蓋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而孟子於齊則辭其金於宋薛則受其餽而不辭仕止辭受惟義之從而惟正之是守初豈有一定者哉故凡知常而不知變者皆不足以言恒惟隨時變易以從道斯則恒之所為常久者乎濡須荆君茂之倜儻有志節知名當時或勸之仕然居常擇義不屑為苟就褆身飭行儒者也而精於醫時出其藝為人已疾輙有驗或有以

爲報非其義弗取也余嘗嘉其仕止辭受之間人有所弗及葢庶幾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矣而其所處之齋名之曰恒余故推言易卦之所爲恒者以告之而記諸其壁世有知言者必謂余之爲言本於儒先之所嘗言理無二致故也茍以余言爲庸談而他求其說以語君則非余之所能知也

明善書院記

宋淳熙壬寅文公朱子以提舉浙東常平行郡縣修舉

振荒事至處之松陽松岡先生葉君震者縣人也時隱
居教授於家塾執所業見焉朱子與語而有契爲講論
語孟子留旬日乃去後因即其家塾而拓充之建禮殿
講堂及門廡齋廬之屬以爲書院而額曰明善用爲鄉
人之所肄業去今縣治二十五里其地蓋縣舊治也歲
更世易屋既盡廢有元至元丁亥縣人蕭子登實重建
之行中書因署子登山長而明善書院有山長自子登
始然松陽地左僻又書院所有田僅六十畝租入薄甚

故凡嗣來職教事者不久輒引去而書院恒以廢不振至正己亥薛君益爲山長君亦其縣人遂以起廢舉墜爲己任首捐私財市木石募匠傭士之好義者咸樂佽助之乃卜吉庀事缺者使之完仆者使之植丹堊塗墍内外焕然更置祭器及凡百需之物其規制昔所未備者至是畢備雖因舊以爲新而功則幾於作矣經營締構四閲月而訖工爰率諸生行舍菜禮弦誦之聲日以滋多先是士之隸籍者四十有五而戸絶者衆君訪其

族能業儒者即俾繼勿絶士有割田爲助則言於有司復其役其爲力勤而爲慮遠所宜紀述以示後來於是耆儒蕭埴等以文爲請若昔宋初郡縣未有學天下惟四書院厥後郡縣無大小學既立而書院亦比比而是大抵前賢之仕國及其過化之地後人因夫教思之所被故建立學官使學者有所觀感而興起雖爲制非古而教學之意則猶古耳何也聖賢之爲教亦惟使人盡仁義禮智之性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倫因其

所固有而開牖振節之非有他術也故凡學者非四端之充五典之惇則無所爲學矣惟朱子紹道統之重而以聖賢之所以教人者教人外而蠻荒重譯之域孰不知所尊慕況玆地其所甞臨涖流風遺澤被於無窮士之游斯息斯景行之至其必目攺心化惕焉奮厲以肆其求端用力之功充而致之聖賢何遠之有此固薛君之所望於來學而汲汲焉者也薛君字子謙通經善文辭有馴行佐其勞者司吏劉潤德也

春暉堂記

春暉堂蔡思賢甫所以奉其母夫人者也思賢甫之言曰吾早孤藐焉陋微無所肖侶其幸克樹立獲厎於成者緊太夫人之力是恃曩歲干戈相尋吾既越在外服而吾母艱難險阻實所備嘗頼天之靈令也母子相保聚首於此庶幾以奉膝下之歡凡甘旨温凊人子之得爲者亦既靡不致吾養惟是區區之心不敢謂吾足也譬之草焉陽春之育也陽春之恩豈望報於一草設草

焉有心其圖惟春暉之報殆有不自足者矣春暉之名吾堂所以志也王禕氏聞而歎之曰善乎思賢甫之能孝也夫人莫不有親也凡有親者無弗能養也能養矣而其心有弗至焉君子不謂孝也君子之所謂孝者謂其能盡乎其心焉乎人之所不知也是故樂其心不違其志所謂志養也有愉色焉有婉容焉所謂色養也樂其耳目安其寢處而又饘鬻饍羞竭力以供事所謂忠養也是三者皆人之所難能也雖然君子之心不以是

爲已足也親之恩猶天也天之德廣矣將欲以報之其曷從而報之也夫亦曰吾盡吾心以致其至焉耳是故有以樂其心矣不違其志矣吾弗敢謂能養其志也有愉色矣有婉容矣吾弗敢謂能養以色也耳目寢處既安且樂又有飲食之具矣而吾弗敢謂能忠於養也此其心恒歉焉不自足人莫知之而已知之也嗚呼君子之事親固將盡其心之至而非徒養之謂也今吾思賢甫之言曰區區之心不敢謂爲足也此固吾所謂君子

事親之心也吾是以知思賢甫之能孝也抑吾聞之孝子不自足之心無時而已也有時而已焉非所以爲純孝也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心之至也而寧有或已者耶故願吾思賢甫之益勉之也勉之如何蓋終身而後已也終身也者非終其親之身終其身也吾聞之記禮者云

湯氏順寧菴記

麗水湯君皇字德載距其所居碧湖東二里營樂邱於

柳林前岡實祔於先府君平陽公之兆域至正壬辰既葬其配何氏甲辰之歲乃即其旁作菴焉而爲菴之名曰順寧君之言曰昔者嘗讀張子西銘而知爲人之道矣蓋孝子之事其親也猶仁人之事其天親也天也其理一也故孝子之身其存也所以事乎親者必惟令之從不違其志也苟没也則體其所受乎親者全而歸之固安焉而無媿也仁人之身其存也所以事乎天者亦必惟令之從不逆其理也苟没矣則體其所受乎天者

全而歸之亦安焉而無媿也推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豈有二致哉故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存則謂之順是從其令者無一事之或舛也沒則謂之寧是歸其全者無一毫之有歉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其是之謂也嗚呼存而順也沒而寧也爲人之道於是爲盡吾無以將勉焉從事於斯此吾菴之所爲名也他日君之子烜與余胥會江東爲余道其言如此請爲書之且曰前岡之地羣巒互拱三峰前揖

而其間阪隰特寬衍大溪環其外清湖浸其後堪輿家謂爲吉壤而菴爲重屋三楹間宏敞緻密後爲夾室前爲明軒室以妥主軒以致祀也四圍有大松數百株故其上扁曰聽松以爲賓客之所登覽又其前有亭跨池上曰暢幽而庖湢圊之屬畢具皆吾父之所手成也顧弁書之以爲記余聞湯氏故衣冠家而君爲人敦茂淵慤與物無忤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學且不喜事表暴遭世多故益韜晦不苟售今齒以及艾隱約田里若

將終身焉殆類乎古所謂有德之君子及聞其爲言則固有志於吾聖賢之學者也余是用爲之書以毅其後之人俾勿忘烜好學有文爲永嘉郡文學與余友云

章氏義阡記

龍泉章君珪使其弟之子存厚致言於褘曰距龍泉縣西七十里有山曰玉峰山下有寺名與山同吾章氏先世之所造也當造寺處山支爲兩岡東西分其西岡尤寬平豐衍爲風氣之所鍾故爲李氏業而吾與弟溢購

得之在昔堪輿家嘗留鈐記謂玆實吉壤葬得其穴者後當貴顯然吾得之不敢私也凡吾宗族以及里黨之人死無所葬者俾俱葬於玆焉顧非敢謂義事而咸請名之曰阡願爲之記以𣪠來者使不廢吾志也嗚呼天運不已物生無窮人之性無不同也故人之生雖貴賤有定分戚疏有等差而實同體耳古者比閭而居夫井而畊出入必相友守望必相助凶荒貧乏必相賙相給其於生也相生相養有如此而於死也又有相葬之道

焉無主後也里胥主之骴也蜡氏除之不幸而道死也部界之吏埋而置揭以待其人民雖死猶無不得其所此君公師長師保斯民而輔成天地生生之德者也自上失其道民散無所繫生死自為命而無所賴乎其上世變之敝殆非一日爰及近代民死無所於葬者乃有義塜然不過有司之具文而已吾聞章氏於其鄉蓋嘗集義旅以禦外寇置義塾以教里人振德施仁均蒙其惠維是義阡之建復俾死者得其所而為安豈非所以

厚同體而共民命歟嗚呼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推此心也公溥而周徧使民物無間於生死均被吾一視之仁此聖賢之心也昔范文正公將治第中吳相宮宅地形者言後子孫必多賢公曰與其吾子孫獨賢孰與郡人皆賢也遂以其地爲學宮聖賢之爲心蓋如此今章氏得吉壤亦不以自私以遺其子孫乃嘉與宗族里黨咸受其庥廕其視范公一何戚心之有同也是誠不宜以無述因樂爲之書珪字伯玉溢字三益並以行義稱於

鄉邦義阡爲地若干畆其界限號名別列於石陰玆不著

九華山房記

九華山在池之青陽按九域志舊名九子山輿地志云上有九峰出碧雞之類唐李太白乃易其名曰九華其詩有秀出九芙蓉之句而劉禹錫以爲九華歌其辭甚奇譎宋宣和紹興間縣令曹公機宋仲堪嘗列爲六圖其後縣人吳天錫合之爲圖四而程九萬又賦詩凡百

篇於是九華之竒形秘迹瓌詭幽邃之觀攬拾無遺矣論者謂是山與衡廬茅蔣灊皖相伯仲特以地僻道左舜廵禹奠足迹有弗及故名不大著耳山之西錢氏世居之錢氏家饒於貲而尚詩禮在其鄉爲望族有子公清者倜儻好義遭時多故集義旅以衛城邑人頼以爲安兵燹之餘田野蕪萊則率鄉人使畊墾荆榛之墟荐爲稼穡民以故得不饑其有功於鄉邦甚厚朝廷嘗授以閫帥之職且其於術數尤精一時士大夫多慕而與

之游公清嘗即所居之旁别築舘舍以爲游息之所闢軒而東望九華秀色近在目睫若可攬結因名其舘曰九華山房間求余文以記之葢自昔君子其志於邱壑者初未嘗忘情於用世及既爲世用矣乃始遂其素願而高蹈以遠引此出處之節所爲全也考之前記有若王季文宋子嵩者皆青陽人季文在唐末嘗擢科第爲秘書郎然後移疾而歸築堂九華之南受異人天皇九仙飛昇之術遂以仙去子嵩在南唐爲佐命勲臣嘗以

司徒鎮江西晚乃得謝營宅九華之北因賜號九華先生而終老焉此其餘氛遺躅去今未遠猶有存者公清生長於茲厥幾聞其風而興起顧今方嚮任用雖林壑澗媿或所不免他日茍功成名遂獲返初服而逍遥林壑以樂其眞娱之昔人又何媿耶余辱交公清故爲之記既志九華之勝又以論君子出處之槩不可以不審毋謂古今人爲不相及也

壽萱堂記

嚴陵馬氏自禮部尚書鶴山先生顯於宋淳熙間厥後族屬蕃茂世有聞人遂為衣冠望族其八世從孫曰禔字德希者余所友也有學有文而才又足以用世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也間嘗為余言其所居有奉母之堂以壽萱題其顏願得一言為之記余不得辭也夫人莫不愛其親也愛其親者無不欲其親之壽也然而致壽有道能悅其心者致壽之道也且悅乎親之心即致其親之壽則凡君子之孝於其親者焉往而不求其親之

怳哉是以草之忘憂者謂之萱而君子則於北堂乎樹之庶幾因以忘其親之憂焉衛風之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釋之者曰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也背北堂也衛風此詩本室家相念之詞而後世詩人借以爲人子養母之事故其詩曰萱草生堂堦慈親倚堂門是殆人子愛親之至欲因草之能忘憂者而藉以忘其親之憂乎憂之忘則怳之所由生心之怳矣其壽之所由致乎嗟乎此固人子區區之心無所往而不用其

情者也吾聞德希事母夫人以孝稱溫凊甘旨之奉凡人之所能者既已致其至而一草之微欲藉以悅其母氏之心者復用其情有如此是誠可謂能孝者乎嗟乎人莫不愛其親也愛親而能如吾德希者幾何人哉吾故貽之記以著其能孝而并以告世之爲人子者焉

慈竹堂記

夫奉親致養者孝子之私分託物寓感者仁人之至情是以菽水有逮事之娛風樹興不待之歎蓋親存則歡

泰而情盡親没則哀悴而理極蓼莪之詩既賦萱草之念愈深慨存没之遂殊嗟悼慕之何已此昔人所以因其寢處之所在而思夫儀刑之猶生者也有若同安董君宗獻越在童蒙厥爲孫稚蚤嬰不天之禍夙違過庭之訓其母夫人施氏柏舟自誓堅其令節上事尊章姜詩之婦儷則下鞠沖幼孟軻之母媲儀二紀斯逾一貞彌固氷霜之質蹈乎四德珪璧之譽播于九族觀其明景内暎清標外凛往牒所載何以尚兹君幼禀慈教恭

承懿範鸁金之誨克奉周旋析薪之業能遵負荷於是
秉德砥行肩徽蹟於士林敭聲騰英振遠猷於宦轍庶
幾養隆三釜事恊寸心元直之顧不踰太眞之略無著
者矣夫何昊天不弔荐降閔凶坤厚傾頹靡所憑藉仰
顧復之甚至奈遺棄之伊速結遐慼而匪徹擁永慕而
莫從明發所懐其將焉託遂乃構締新堂妥安遺象因
燧穀之改序備蒸嘗以致敬爰有嘉卉産於前墀分秀
于淇園跡美於箕谷勁葉扶踈歷長夏而不改貞節淩

厲傲歲寒而特立誠足以旌先闈之素守表偏壼之孤操因揭慈竹用扁堂顔是可謂名實相宜情文允稱者也想夫朝夕瞻視謦欬之音如在歲時饋奠焄蒿之意常臻彼丁蘭之刻木屈到之獻芰要其至行良可同倫若夫蔡邕之園棠同心而别榦王裒之墓柏著淚以偏枯睠此無知殆如有識較慈竹之攸植儼聮芳而相抗古今一道前後可徵先民有言河海之恩涓塵之孝欲報之德不可方思及其一念既烈衆瑞必符隣火不焚

甘泉自湧感通之至靈貺昭然故曰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逾孝道者此之謂也余與宗獻誼結金蘭班聯玉筍負季路之米方媿未能贊閔子之行深慚無補姑述梗槩式貽後來云爾

東陽縣新建文昌祠記

文昌祠者所以祀梓潼之神神之發祥應異顯有靈蹟錫謚封爵載在祀典而近世復加輔元開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之號古傳科名有録神實司之以故郡邑之

閭莫不嚴設祠房以爲妥靈揭虔之所且因即神號爲祠名焉東陽舊有祠在縣北棲眞觀之西廡位置迫隘且歲久廢壞未有能改作之者龍鳳六年春金陵王君來爲丞明年惠平政洽縣事簡靜乃合邑士而諗之曰維神之司科目傳記所載信不可誣今兹廟貌若此殆非所以崇明德惠斯文也盍相與撤其舊而新是圖衆皆曰唯妥卜地于黌宫之東偏其廣袤可二畮爲殿宇三楹閭闢文會堂於其北繚以周垣締構如式且手植四

桂於庭而列以羣卉交暎左右曰他日當有蒙其蔭者矣既竣事使來謁記於予惟吾婺夙稱文物之邦異時由科第致位公卿將相者項背相望東陽婺屬縣而常居其十六七有父子世科兄弟聯第者雖作人之功厥有繇自抑文昌之神陰相默佑之者昭然甚明粤今武功既集文運復開王君從政於斯不徒以民事爲已責而汲汲焉且以扶植教道爲已任新作祠宇用揚靈休其假寵於神明以嘉惠二三子者至矣視夫盛宮室以

奉異端美臺榭以事游觀者不旣賢矣乎維神有靈洋
洋如在邑之人士三年之後必將有拜君之貺者予雖
不敏尚當執筆屢書之姑述其略以爲之地云爾君名
恕字庸道由憲史以選來居入官相是役以成君之美
者令尹陳君希顔主簿闕君仲明典史王裕也

清風樓記

金華枕山帶溪以爲城按郡志金華山一名長山其高
幾千百丈緜亘數十百里當其陽有峰拔起卓特而圓

粹曰潛嶽亦曰芙蓉峰由峰之阯支爲羣岡蜿蜒散出南走二十里屬于溪乃止郡城在焉溪從烏傷武義兩縣來至城下合流而西世謂爲雙溪城東南隅岡之旁出者其石角立勢若與溪鬭城據其上形亦牆以旁出直城之陬上構重屋今所謂清風樓也指揮使徐侯居鎮之三年威行惠孚軍政寧輯於是覽視城壁占形度勢而樓作焉其崇五十尺爲楹間者五取工於卒之在更者取材於木之在官者不閱月而告訖工邦人士女

第見修甍穹棟傑立翬飛上出於霄漢然莫知其經費
所從出也既成侯與賓客登而落之山如屏障擁青排
紫拱列几席外溪流若碧練迤邐環繞於履舄之下百
里之内聚落烟火川原林木田疇桑麻禾稼之屬一舉
目可盡也清風徐來襟度曠爽令人有超世之思故取
唐嚴維詩語名之曰清風之樓郡城之南有樓曰八詠
其東故有明月樓又東而為清風樓爭雄競勝而溪山
之槩攬挹無遺矣侯年方壯而好學有功不自伐樂從

賢士大夫游俾余爲文以記之余聞之君子之爲樓觀之美也豈徒取夫遊覽之適以爲樂哉必有事焉可也登斯樓也念王事之爲重覩民生之多囏俟於是殆有不勝夫慨然者矣昔范文正公記岳陽樓其言以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嗟乎此固俟之志君子所當以爲勉者也遂書以爲記

致思樓記

歙鄭伯康氏之喪其生母李也葬之於所居之南不二

百武而近窀穸之事既云畢矣則作樓居室之偏朝夕而望焉曰吾親不可見矣吾於是焉致吾之思而不忘也因名之曰致思他日過余求一言以爲記嗚呼孝子之思其親果有時而忘耶夫親猶天也詩不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罔極之思莫可得而報也夫既莫之報矣則徒有思焉而已耳嗚呼孝子之思其親固無時而忘也是故思其飲食思其寢處思其咲語非特祭祀之時爲然也孝子之不忍死其親者無時乎不思亦無所

乎不思也然而伯康氏顧猶待登斯樓而致其思何耶記曰致敬則存致慤則著蓋吾伯康氏著存未嘗忘乎心也特托於玆樓以志不忘而已想其登覽遊息於玆也雲烟之卷舒草木之榮悴凡景物之變時時不同而無乎不觸其目者則其心之所著存當亦不與時之變遷苟謂其於親之思或時而忘焉吾弗之信也嗚呼人莫不有親也莫不唯其親之思也而伯康氏獨尤拳拳焉吾是以知其能孝也於是書諸其顔之左方以記之

以告鄭氏之子孫幷貽歙人焉

著存齋記

著雍涒灘之歲春正月晦金華王禕還自江右謁丁士梅氏京師之西郭門入其戸聞琴焉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余盡然曰此祥琴也而胡爲乎士梅氏之室也士梅出揖余入其室問其故士梅泣然流涕言曰僕東南西北之人也遭時多艱有母而弗能以養也越在外服蓋累年矣日者訃至則吾母之没也久吾於是爲位

以哭服斬衰如初喪今服且釋已而吾之哀弗能釋也吾聞諸記禮者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始足以言孝也以僕之不孝著存之念其焉敢忘之吾因名吾齋曰著存以自志也雖然子尚有以言我之志乎哉褘聞之君子之孝也盡諸心焉耳矣心乎孝矣親雖死也而固不忍死其親矣是故一舉目而若見乎容儀焉一舉足而若奉乎周旋焉愛其本之慤以先之愛也者主乎恩而無間者也慤也者純乎質而無文者也

愛焉慤焉而兼致焉殆無乎而不著也無乎不存也著則若既見其容儀矣存則若親奉其周旋矣著矣存矣而吾之心盡矣嗟夫君子之於孝其復有加於是哉余自與士梅交莫逆而無間也知其爲人力於學者也勇於爲義者也及是又知其心乎孝者也士梅由是而充之雖求無愧於古之人可也士梅氏曰吾子之言可謂能道吾之志也已雖然盍書之以遺我因以記吾齋也迺遂書之爲記焉

德清重建縣治記

德清隸湖爲壯縣縣治前臨餘不溪後枕金鰲諸山山水明秀民俗淳美曩時寓公多樂居之流風餘習去今百年故未泯也歲丙午秋王師徇地浙右縣治燬焉郡地既入職方朝廷慎擇才賢官郡縣而惠綏其民於是德清則黄君宗義爲令熊君鼎爲丞喻君興泰爲主簿冬十二月既至務以布宣聖天子及下之仁民皆獲所憑賴明年春縣事大小既就緒則相與謀縣有治所以

出政令而示等威令隳廢若此不宜不亟爲之圖然公私赤立經費無所從出黄君乃爲其民言吾民幸脱水火之中而沐浴國家之膏澤室家之完田野之安駸駸然樂其生矣而吾儕非才忝披掄選膺牧字之責以臨涖是邑吾居之無所固民心之弗安也況山川之勝令猶昔耳輪焉奐焉以復前日之舊觀實百里瞻望之所繫而亦後來者之利也吾何私焉好義之民聞黄君言心感而誠悦咸願趨事赴功莫敢後乃二月卜日庀工

首作廳事繼又後爲堂而前爲譙樓皆宏敞崇高有加於舊樓吏之舍館賓之次及庖庾湢圊之屬靡不具完舊有梅花亭亦繕修之凡爲役悉出於民而官不與僅數閱月畢潰于成及秋熊君入爲左史又明年春出持浙江部使者節將行請予記其成績以遺黄君使勒石以告後人嗟夫今之仕於郡縣者難矣而縣爲最甚何哉葢去民尤近者得民爲尤難不有以得其心而徒欲以役其力固不可也今黄君爲縣以明達之才施豈弟

之政而熊君喻君佐助之者又各盡其道故言出而民信之樂爲之効使興廢舉墜不以爲難蓋恱以使之而得其心故雖役其力而忘其勞也豈非孔子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耶余方歎今世郡縣之難爲竊獨喜黄君之於德清其得民如此故因記而備著之黄君字宜之宣城人熊君字伯潁喻君字某贊其成者典史祝亮縣民好義者徐某某倡也

營丘山房記

呂氏系出太公望太公封於齊營丘其所治也齊之賜履其東則海西至于河北則無棣南穆陵也營丘於齊爲東偏非其土之中也而國於是乎治者地利故也呂氏之裔今有居於贛者曰仲善氏其言曰吾所出之祖遠矣而營丘吾所出之地則非遠也爰即所居名之曰營丘曰吾非忘本者也吾以志吾所出之地也間來謁余曰顧有記也余聞之太公之就封營丘也舍於逆旅寢而安焉或謂之曰時難得易失也子行而遲非就國

者也太公即宵衣而行黎明至營丘則萊人已據而與之爭此其立國之始固甚艱也及旣國於營丘矣其後五世皆反葬於周營丘去周甚遠也傳次五世甚久也而不忍故土之忘正首丘之義也後世之爲呂氏若念其先創國之難則固當勤勞以爲業也思其先之正乎首邱則固宜忠厚以爲心也令仲善士之言曰吾知所出者也吾非忘本者也其意固原於此乎否也抑余又聞之宋東都時呂氏有居齊之東萊者其系亦本乎營

丘者也累世相業有足稱焉其後落南而居吾婺者是為文清公及其孫成公也文清之自稱與人之稱之必曰東萊也及乎成公亦復稱東萊而人之稱之者猶其稱乎文清也今吾仲善氏之以營丘為居名也固吾文清成公之志也雖然成公之學聖賢之學也仲善氏志乎學者也其必以成公之學為學焉斯可也茍徒冒其居之名曰營丘而曰我不忘本也我知所自出者也而學則弗加焉非所以善繼呂氏也仲善氏曰諾吾敢不

自厲也雖然人之言於我者多矣不若子之言益我也盍書以遺我因以記吾居也余不復辭遂記之記之者爲誰婺人王褘子充甫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忠文集卷十二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龍翔

王忠文集卷十一

明 王禕 撰

記

文丞相畫像記

右宋丞相文信公畫像公諱天祥字履善廬陵人年二十以寳祐丙辰擢進士第一咸淳壬申三十有六即致其事不仕德祐元年起知贑州時國事已蹙其歳乙亥

帥義師勤王至臨安明年丙子拜右丞相於是宋氏已不國矣又二年戊寅公在潮州被虜以北留燕四年卒以不屈死至元十九年壬午歲也嗚呼自古人臣秉忠執節以身死國者有之矣然未有盛於公者也觀其從容蹈道忼慨就義天地可易而志不改金石可變而操愈堅其視死如歸誠有非苟然者人孰無死惟死得其所故雖死而不泯公之死有繫於三綱五常為甚重是可謂能處死矣豈非死得其所者歟嗚呼宋氏有國一

用科目以取士當其盛時以道德文章功烈顯融於世者多矣及其亡也非是得一人焉如公者以忠義大節為之殿三百餘年作人之効不遂終於寥寥乎是則公之所為死其繫於天下國家固為尤重而不輕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一也自予少時讀公吟嘯集及北行日歴具悉其不屈狀後又得其本傳伏讀之知公為益詳未嘗不感憤歎息以為忠義大節近世以來無有如公之盛者及來吳中復得識公遺像覩其面目嚴冷生氣

肅然向之感憤歎息者於是尤拳拳焉昔歐陽子記王彥章畫像備致希慕之意且謂其所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嗟乎彥章固為死節矣揆之於公猶有可議者使歐陽子得公死事論次之則其希慕又當何如也嗚呼畫像之存公之不泯雖不繫於此抑百世之下拜公之像有不感憤歎息而希慕焉者尚為有人心也哉畫像為鄧某所造今藏袁泰氏家云

慈溪縣學記

慈溪有學始於宋慶歷間劉君在中林君肇相繼為令因舊制重作孔子廟復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設師弟子以興於學後更廢弛屢經繕治二百四十餘年入國朝元貞丙申廟學俱以𤂶毀為政者嘗一新之又六十年當至正甲午而陳君麟来尹茲邑覩其規制褊陋屋室蠹壞愀然嘆曰學政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為已任者聘番陽徐勉會稽錢宰兩先生為弟子師將盡撤棟宇之舊而新是圖值時囏虞疆圉多故方

務訓輯師旅以禦外患既而威恵並著境内晏安乃遂大興土木捐已俸為衆倡僚佐士民皆相率出錢致助莫敢後於是禮殿以及兩廡重門悉易新搆而講藝之堂棲士之廬先賢之祠校官之舍至於庖湢庫庾各以序為峻其垣墻端其術道内外規制舉稱其度無或不新焉者其位置大抵仍舊而崇高宏廣鞏固嚋密非復昔比矣始事於丙申之某月訖工於丁酉之某月役成君既帥士者行舍菜禮教諭崔植以謂賢侯作興之功

不宜無所紀述書来屬禕書其成績盖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兼備莫於今為盛自京師達於郡邑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春秋祭奠蔵事惟謹而弦誦之聲洋洋盈耳藹乎三代之遺風焉夫何比年以来宇内兵興儒服爼豆之事往往而廢獨慈溪得賢師帥如吾陳君本彊而用裕文事武備設施有方不以干戈廢禮樂而學政之修如此古之學不惟祭祀鄉射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事即是焉講而

出兵受成論獄訊囚之故無不由之君之於慈溪其庶幾復古之意者矣是故魯修泮宫詩人頌之有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上下之間相成以德而逆道之人卒化於善故又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賛美之辭必舉乎德而土木之功略不復道可以知所本矣今賢侯之德嘉惠乎斯文已厚士之游息於斯者日新其德以稱夫興學之意將見其効之所極無不順服於德化魯人之頌其不復作於今哉昔慶歷之

記臨川王荆公實為之凡先王立學之原教學之法論之為詳顧禕末學何敢措辭然念與君交有素誼不得茍讓輙序次其歲月使刻諸麗牲之石君字文昭永嘉人起家甲午乙科進士初筮即製邑慈溪治行為浙東最云

漢南北軍記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

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葢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黄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洒埽宇内天戈所麾蓬孛消釋五年馬上蝨蟣鍪而汗介胄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為一任罷之兵佚諸農畮巴渝北貉無勤遠人卧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强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

符羽檄名而後采帝室皇居茍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為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軍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勲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

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内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為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内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為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

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内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内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於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粤宣帝又以羽林佽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

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殽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似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耽耽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奸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斁高帝之貽燕於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本意

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兹不復書

唐两省記

人君居至尊之位其職無他在乎任相而已若稽古昔黄帝命六相舜舉十六相而相之名始立湯之左右用伊虺周之左右用周召而相之員始定盖相者所以寅亮帝載緝熙皇極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人君非相焉是賴其孰相與共理天下乎唐有天下稽古建官置門

下中書兩省以為左右相之所治而門下有侍中中書有令則所謂左右相也然而初無定名亦無常員或曰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則無定名也侍中及令其人不常置而尚書左右僕射亦宰相職則無常員也雖其定名常員先後不同而其佐天子以統大政者職任惟均其事權固無與比隆者矣惟門下有省昉於晉中書有省肇於魏齊嘗以門下為黃門隋或以中書為內省而唐自高祖太宗之世門下中書式遵往制至高宗龍朔

元年始改門下為東臺中書為西臺武后光宅元年改門下為鸞臺中書為鳳閣玄宗開元元年又改門下為黃門省中書為紫薇省尋皆輙復舊蓋門下中書在宣政殿之東西而尚書在外謂之南省故門下中書總稱北省又别稱門下為左省為東省中書為右省為西省而復通謂之兩省焉是故門下為職所以取旨而出納乎帝命中書為職所以造命而黼黻乎皇猷至凡軍國之事實恭而總之故下之通乎上者其制有六曰奏抄

曰日奏彈曰露布曰議曰表曰狀門下皆審署申覆施行焉王言之制有七曰册書曰制書曰慰勞制書曰發曰勑曰勑旨曰論事勑書曰勑牒中書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於是天子之布政任官詔旨命令之出首經兩省其或令焉而非其法任焉而非其人門下取旨既隨時而駁正中書造命或因事而封繳彌綸潤飾使無缺失上下相成而治本立矣茲其所以弼庶務而度百僚叶羣工而釐萬邦也歟抑嘗論之兩省之建固均為天

子之相而事權所秉初不相同其於軍國之事雖悉總之亦未嘗合而為一也故事政事堂在東省宰相議政之所在自中宗永淳二年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乃遷之於西省則兩省事權至是已合為一非復祖宗之舊矣豈非其沿襲之弊哉今按兩省皆三品門下有侍中二人黄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左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舘校書一人中書有令

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右補闕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自餘兩省小吏各有差其詳則六典之書具焉謹著其略以為記

清寧堂記

清寧堂赤松山道士俞君元吉之居也初俞君之師故藏唐李陽氷所書天清地寧四大篆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翰林待制柳公貫皆為之題識亦既勒諸石矣於是俞公復與其徒陳君一山搆堂寶積觀之西南偏

而因用清寧為堂名陳君雅辱與某遊爰來徵文以為記某聞之老子之所謂道者一而已一者道之本原所謂道生一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故其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夫天人見其穹然而覆也地人見其塊然而載也而孰知天之能覆以清故也地之能載以寧故也天之所為清地之所為寧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夫其為之宰者亦曰道而已矣天非道以為之宰其能覆焉而不崩乎地非道以為之宰其能載焉而不

傾乎不崩則清不傾則寧其清其寧者自然之體也自然者道之極致即本原之謂也究其本原則道固在天地之先矣道體本清寧烏有天地得之而廼弗清寧故夫天無以清地無以寧者由天地之失其道也一失其道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其又言曰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夫侯王之能制天下萬物之動而正之者亦不過本於道而已耳嗚呼老子得一之論不其為五千言中之要旨歟抑吾又聞之儒者之說蓋以天地位

為致中和之極功而非天下之至誠不能與於斯意者老子之旨將不外於是外於是以為道固非余之所知矣陳君質粹而性敏學道甚早道德之書既習而通之顧余身為形役方務與世相馳騁而與道益相反道之為道未之有得也其將何辭以復於君他日或者與君從游於方之外内聖外王之學尚當相與商確之以各究其所得君其亦必有以教我乎哉

漳浦縣孔子新廟記

洪武二年正月庚申漳浦縣新作孔子廟成縣大夫張侯以書來請曰願有記也始侯將為廟以其事言郡府禕適忝郡佐許為之記及是廟成而禕廹於召命將還京師因辭其請侯復使來言曰廟成而記之執事嘗墜言矣願無卒辭辭既不獲乃為書其成績以為記按郡志漳為州始於唐垂拱二年實治漳浦縣後以其地有瘴癘州移治龍溪而漳浦為縣如故其縣之有學則自宋慶歷四年始盖自漢以来孔子有廟不出闕里唐制

天下州縣始皆立廟祀孔子然漳浦之有學雖始於宋而其學之有廟固始於唐矣國家既定天下廟學兼備悉遵近代之制洪武改元漳既入職方朝廷慎簡賢才以牧遠人而吾張侯被選宰漳浦既至用故事謁孔子廟見其棟撓柱折頹弊已甚慨然嘆曰事有急於此者乎即圖簡材募工而重作之以十一月庀事僅兩月而廟已成列楹一十有八以間計者三其崇三十有二尺廣五十有五尺而深如廣之數輪奐具美規制聿加既

又治其門廡修其墻垣於是始稱其為聖之居而講經之堂肄業之舍與庖湢之屬皆易其舊使之新而學制咸備矣廼二月丁卯侯率僚屬及為士者行舍菜之禮又俾民之子弟游於學而延名儒為之師凡可以崇教道而敦俗化者侯無不究心也蓋漳浦為縣介乎閩廣之交其境阻山而負海姦宄所出沒其俗悍其民易以動嶺海之間厥為巖邑故必得長民者舉聖人之道以導之使之復其仁義禮智之性而明乎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之倫然後俗易以化而政易以成也侯通經博古夙以文學名其為漳浦勤於政理而尤汲汲惟學是興可謂知為政之本矣所可書者詎止工役之勤而已哉是役也廟之費為最重故禪舉其重者特書之使刻諸牲石用以志漳浦之學其興自張侯始侯名理字玉文番陽人由徽之黟縣令以家事郎再調來漳浦佐其事者丞金華陳堯民典史錢唐方好文也

學詩齋詩記

寧海鍾君舜舉名其居曰學詩其言曰昔者吾嘗聞諸夫子矣不學詩無以言惟學詩也可以興觀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而又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故吾早歲授經於父師而詩是學亦既用其章句之說以取科第矣既而思之詩非徒事乎章句而已也詩以理情性是故聖人有優柔敦厚之教焉求止乎禮義之中而不失其所感之正情性之道斯得矣若此者吾將終身從事焉而不敢以或怠此吾齋之所為名也他日君持部使

者節蒞閩中余適被名自閩南還胥會焉其以其言為告余因筆以為記而復為之言曰詩道其微矣乎以情性言詩非余所能知自章句言之則余竊有疑矣葢二南大小雅周頌周公之所定變風變雅魯商二頌孔子之所取而并周公所定者合三百五篇尚矣自今觀之二南以關雎配鵲巢葛覃配采蘩卷耳配草蟲樛木配江汜螽斯配小星夭桃配摽梅兎罝配羔羊芣苡配采蘋漢廣配行露汝墳配殷雷麟趾配騶虞各十一篇整

然相合信其為房中之樂而甘棠後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穠矣王風也野有死麕淫詩也此三詩者胡為而廁其間而又成王之頌廼有康王以後之詩今謂二南周頌果為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火詩書同禍書殘闕甚而詩獨無一篇之失然素絢唐棣貍首嚳柔諸詩既已散逸而已放之鄭聲乃反獲存劉歆以謂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義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不足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不復辨其非故變雅

之中或有類乎正雅而又六月變小雅之始民勞變大雅之始廼與正雅同其篇什豳風非變也廼繫於十三國之末焉烏在其為各得所也然則今之三百篇謂皆孔子所删之舊可乎不可也葢自漢以来學詩者悉本於鄭氏訓詁譜序惟鄭說之從人有耳目肺腸不敢以自信也及宋朱子之傳出而鄭學乃遂廢朱子所謂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旨者學詩之要無以易此矣世

之習其讀者固得有所據依而其可疑如向之所云者學者以為朱子之所未嘗言不敢以為言也昔者吾鄉先正王文憲公葢嘗欲修正之而卒亦不果豈非詩道之微於是為已甚乎禪之無似竊亦有意於此而力則不能逮以吾鍾君之好學故願相與商確之若夫情性之所感有得於章句之表者君尚亦有以語我也哉

楊氏墓記

楊氏在吾烏傷為望族世居縣南四十里之赤岍宋南

渡以來擢巍科躋膴仕者踵武相繼迨今二百年而子孫彬彬世其先業號稱衣冠家有曰芾字仲章其尤卓然能以儒學自名者也芾間為余言曰昔我髙祖諱焯嘉定甲戌進士仕至南雄府中奉大夫累贈通議大夫妣碩人呂氏黄氏宜人胡氏曾祖諱埴由世澤入官仕知肇慶府奉直大夫金華縣開國男妣宜人錢氏兩世墳墓俱在雙林鄉蜀墅塘之南南雄府君與呂氏同穴而黄氏胡氏别壙祔其左少南則肇慶府君與錢氏之

藏在焉兆域相望不出百武為山約二十餘畮疆界可考也我先祖將仕府君之沒也先人藐在幼齡為所親者竊契劵盜鬻里中富人陳氏而楊氏兆域子孫莫之保矣先人在時願出己資贖之而不可得蓋齎志以沒芾長韋有知痛心疾首誓畢先志頃歲償以元值廼始復歸我楊氏先人之志庶幾以酬而吾他日亦可以見祖宗九京矣厥既加之封樹約宗族昆弟歲時修拜祭之禮然恐我後人或不知其故也妄意吾子惠之一言

刻諸墓隧俾後不敢忘余竊聞之祖宗之於子孫一體之分其精神血氣相為流通者也墳墓者祖宗體魄之所託夫苟子孫不能以保守則亦奚取乎一體分哉楊氏二世之墓自卜吉於斯僅百餘年而又占於他姓者數十載為子孫者固宜知所感憤况子孫之賢有如芾者寧能不以為已責乎今也故壤既復堂封如舊死者有靈斯即安於地下而子子孫孫歲時皆来顧瞻松楸孝弟之心其必油然而生矣先儒有言不忘乎先塋孝

之大者也帯於是乎能孝矣志其事於石豈特以眎楊氏之子孫凡天下之知有祖宗者尚因楊氏之有儆也

福建轉運鹽使司題名記

國家底定南服廼洪武元年三月詔即福建置轉運使司以總鹽政重國課也於是濠梁楊公楨吳公某並以器能昭被簡擢楊公為使吳公同知其司事越二年二公謂凡官府皆有題名乃謀礱石書而刻之伻来俾余為之記盖福建所隷者八州人物繁阜煑海之利昔稱

易辨然比歲兵興之餘戶口既耗而課額倍增人以為病惟二公能究其利原革其弊蠹以故績用優著大課告集其可謂稱吾聖天子所任屬者矣是故題名之建即姓名以識賢否因歲月而稽黜陟勸懲之義於是乎在今兹所書自二公始而虛其左以俟来者云

友怡堂記

禮部黄君子邕謂余曰昔我曾大父年六十有三而我大父以生曾大父蓋年九十四而沒大父承其堂構惟

謹實生三子長則吾先子泰和府君次則吾叔父克明甫克巳甫也盱之新城吾黄氏世居之南對簫曲諸峰巖姿聳態近在目睫有亭館園池之適焉吾二叔父雅敦友愛之義故克明甫所居之堂扁曰友怡所以志也今也二叔父年俱及艾而吾睽違之日久蓋叔父之視吾猶子而吾視之猶父耳予尚徼惠斯文之好為文以記斯堂庶幾有以道吾叔父之志而慰其心乎余聞之兄弟之相好出於天衷之所降民彝之所秉非自外至

者也詩曰因心則友心者天衷民彞之所具謂之因心
則蓋與生而俱生矣而豈自外至哉是故夫子之言曰
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又曰
兄弟怡怡此其言兄弟之情至矣自世道日降政龐俗
裂而後鬩墻之誚與君子未嘗不深歎於斯焉今克明
甫兄弟之友愛如此雖其能由乎聖賢之教抑亦天性
固然有非勉焉者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國興讓有如克明甫之友愛將見其由一鄉以及一國

莫不化之又豈特為黃氏一家之善而已哉余是用推其説以復子邕而致諸克明甫請揭諸壁間以為記若夫棣鄂之歌荆樹之曲則羣公與子邕游者當為之賦兹不復云

崆峒山房記

崆峒山在贑郡城南二十里按寰宇記一名崆山山多林木果實一郡資之雖名崆山而出物倍於他山也山之勢巍峩龍嵸而其支岡有比出者章貢二水夾之以

馳屬於郡治故堪輿家謂崆山乃郡治地脉之母云劉君宗弼世家郡城西十里其曾大父蒼崖先生廼遷於城中孝義里嘗建精舍曰登雲聚書其中集師友與子弟而講學焉逮其大父伯父皆世以儒學名至宗弼益以其學自奮擢至正辛卯進士第有元覲人之第進士實自宗弼始宗弼之居南望崆峒近在目睫故讀書之室因名曰崆峒山房及出而仕今昭代歷官成均由博士為司業尋持浙江部使者節所至即以向之名書室

者為所居之扁焉曰吾以志鄉土之思也間嘗俾余為之記余竊聞之君子之為學學乎聖賢之道者也聖賢之道成已成物而已矣是故不有以成已則無以立其本不有以成物則無以措諸用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成已之道也及推而至天地位萬物育則成物之道也然自一已以對天下本末雖殊而非二致由下學而底上達精粗雖異而皆一理故曽子之說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子思之言自本諸身以至於建諸天

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悖不惑孟子之論自可欲之善有諸已之信以至於不可知之神大抵先後雖有敘始終則無間知之矣而必至之以不止體立矣而用必有以行之聖賢之道如是而已矣今吾宗弼之所學固聖賢之所為道也方其學之於家也其所受於父師者豈復有外於此哉今也出而用世殆即前日之所學者推之成已成物之効庶幾其可驗矣乎余也於聖賢之道亦固夙有志焉者也自與宗弼定交京師且六年相與

議論葢亦數矣今復舉余所聞以為言者誠以為學之道貴乎講貫舉其指要而復言之固所示相好之厚也若夫崆峒之奇勝巖姿態朝夕四時之變足以資人之玩賞則世之工於文辭者當能抽秘騁妍而為之咏歌非余之所能知矣

鷃適軒記

禪嘗讀列禦寇莊周書知夫人生天地間自形自色自生自殺自羸自嗇自窮自達一出於天之自然誠有不

可以人力為者故古之至人所以和其天倪全其天器而至於無為者不過安乎天分休乎天君以自適其適而已自適其適者順其天之自然也天下之物曾足為吾累乎盍亦觀夫斥鷃者乎其飛也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彼則自以為飛之至焉大鵬翱翔於天池不慕之而強其力之所不能鶯鳩畢志於榆枋不鄙之以優為而不為何也彼以得性為至盡分為極自適其適而他不知所以然也然則人生天地間求所以自適其適者

其可斥鷃有弗若乎今夫世之人不能無累於物而囿於物不知自形自色自生自殺自羸自嗇自窮自逹者皆一定而不可以人力為方且以有涯之生極無涯之欲心術内動機械外張狂顛困躓日夜務與天敵而奮不知止是豈惟視斥鷃之自適為有媿固與蛣蜣之轉丸蛽蝂之緣險無異矣不亦悲乎泰甫貢先生世居宣城南湖上號衣冠家其宴閒之軒扁曰鷃適盖先生博學高見道充而氣和久淹外服不以疏逺戚其意入官

王朝不以榮寵嬰其心政事文章舉足以名世矣而未嘗自有其有也故人以謂是殆庶幾自適其適而物不能以累之者也然則先生之名斯軒固將托以自見歟雖然禅聞至人以太虛為家以無何有為鄉視所居所處皆蘧廬也而先生猶不能忘情於斯軒何耶他日先生屛迹於太虛之家而税駕於無何有之鄉顧禅晤人庸詎知造物者之不有以遂我得乘成以随先生耶姑記其說以竢

歸全精舍記

吳郡袁君既葬其先府君於吳縣胥臺鄉穹窿山𩮜塢之原而請銘於内翰黄公尋直墓右結廬一區為歲時拜祭㑹聚之所扁曰歸全精舍屬余記之嗚呼人之有身父母全而生之則必全而歸之盖歸而至於全而後為人之道盡矣是故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父母分其血氣以生我而我禀其血氣而身以生是人子之與父母其血氣盖相為流通也故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

然則奉父母之遺體而弗知敬愛之以全其歸者其尚得謂之孝矣乎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温凊定省左右以安之非孝也養也養也者奉父母之體而非所以敬愛父母之遺體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其惟不虧其體不辱其身歸而能全乎故昔之以孝稱者蓋頃步而弗敢弗敬愛其身也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有虧其體者乎惡言不出諸口忿言不返於身不敢以羞貽父母之遺體而有辱其身者

乎不虧其體不辱其身若曾子之臨終而啓手足而後知免者斯其謂之全而歸之者乎嗚呼歸而至於全而後為人之道盡而後始可以為孝矣吾聞府君力本尚義以善稱其鄉迹其始終蓋無媿於歸而能全者也既終且葬而以歸全名其墓右之廬者君所以彰府君之孝於無窮也然則歲時而拜祭焉拜祭而會聚焉君之至於斯也履秋霜春雨之降而感時序之流易悽愴怵惕之心油然而生念府君之孝而不可復作則所以敬

愛其身而體府君之孝以為孝者得不重自勉乎嗚呼孝子不匱吾尚於君望之府君之名諱里貫與平生大槩已具於誌者兹不著君好學有文行信其名可立其字云

婺州路總管府推官廳記

國朝各路置總管府其官屬自達嚕噶齊總管以至推官皆聯銜署書而刑獄之政則推官專任之故府治之旁推官別有廳事以為詳讞之所謹其職嚴其體也婺

州為路以来其府治當大德庚子改作於總管夏公若水元統甲戌更新於經歷元君思忠而推官廳居其東偏規制褊陋歳久弗理日廢以壞至正乙未之春推官張君彌遠始至即圖致力而重建焉謀諸同列蕭君國用既以為當白於達嚕噶齊塔尼巴公總管陳公以實莫不以為宜而資用無所於出陳公乃為之經畫得錢五千三百四十緡爰購材僦工撤其舊而一新之其正宇為屋以間計者三髙廣皆有加於舊左右門廡悉就

整飭崇其階戺峻其垣墻内外塈塗煥然畢備庀工於六月己巳再閱月而落成等威有禁限之防事情無宣洩之患所謂詳讞之所者於是為始稱矣其搆興之歲月咸謂不可無紀俾禕書之以示後來夫推官之職在乎持法以求民之平者也然而職於持法而不能使民不犯法能盡撫字之道而使之不犯法者其郡守乎今陳公為守威行愛立務以清淨化民欲民相安於無事而張君斷獄處決平亭濟以剛明本以仁恕未嘗苛請

他比以為察以故其民尤賴之夫能有以使之不犯法而或麗乎法者又能使之得其平上下相成如此民其有不治者乎斯宇之建所可書者固不特搆興之顛末而已也是役也判官巴延君經歷王君弼知事錢君淳並賛助之而司吏張守信始終任程督之勞云

甘泉寺佛殿記

分水縣北二百步有山曰玉華山之南有寺曰甘泉案圖志山嘗出泉玉色而甘故名玉華寺居山阯瞰泉上

亦因名甘泉晉天福三年縣令錢滔所建也中更廢壞其故基多為嶽祠民居所侵占歷歲滋久莫可考已今至正十二年大盜竊據縣治主僧普潤猶守義不屈寺為其所燬百年棟宇鞠為瓦礫之區寇退潤與其徒正印圖復其舊有志而力不能為也明年春縣大夫高昌君實來謁茲祠覩之所不宜不即起其廢乃捐俸貲為倡好事者頗佽助之遂簡材庀工新作其佛殿為三楹間重檐阿於四周規制宏壯而藻繪塗塈之功畢備焉

凡用工徒若干緡錢若干十四年十月某甲子其成之年月日也盖分水地僻而賦薄其人勤生而嗇施大抵其土所產不過茶炭紙漆絲枲之屬多山少田粟米無以周一歲之食恒仰糴他境而執業繇編甿者則皆能自食其力無懈人然習尚簡樸不事華飾大家有畜悉閟吝不發而比歲科繇殊極計其所畜亦僅足以供上之徵斂而或且弗能給其俗如此其於施何如也顧茲宇之建潤既不善飛奇鉤貨以病民而人之好施者復

鮮非得縣大夫為之倡則其成亦豈若是亟乎君名莽賚布哈字惟一以簷補官主休寧簿擢江浙行省掾乃來宰分水朞年政成三皇孔子廟諸神祠燬於寇者皆新之惠愛及民固多有古循吏風殿成即介其縣文學馮宗禮來請記君與予雅相好且分水予嘗至焉故畀之記因道其土俗及君政績使刻以示縣人云

壽菊堂記

江東肅政廉訪司經歷寧夏吳君名所居之堂曰壽菊

以奉其母太夫人於是太夫人實生四百有八十甲子而九月八日乃其初度之辰賓客咸會舉觴為壽或有言者曰善乎君之名斯堂也花卉之屬爭妍競秀鮮不朝榮而夕悴而惟菊也早植晚發之盛衰不與衆卉同霜露既降草木黃落其花始開開而未嘗落落而未嘗零操孤高而質幽烈故昔人有晚節之稱焉是則凡卉之能壽者宜莫如菊即壽菊而名堂不猶莊周氏取喻於大椿者乎或又有言曰菊非特能壽而已也而且能

致人之壽焉盖其禀氣之正中和所萃服之者有長久之益故昔人以為輔體延年莫斯為貴而南陽之菊潭飲其水者上壽至百二三十其中亦百有餘歲物之能致人壽者其有過於菊哉衛之詩人嘗託興於萱草之忘憂今君以菊能致壽而有取焉殆猶詩人之意云爾或復作而言曰噫菊惡能致壽也致壽有道非假乎菊也是故人子之善養者内有以悅其心外有以寧其身此致壽之道也記禮者曰中孝用勞尊仁安義可謂用

勞矣夫公卿大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而無勞倦焉令
名所由成也令名之成所以悅乎親之心也又曰烹熟
羶薌嘗而薦之溫凊定省左右以安之夫飲食寢處之
間孝子弗敬謹於是則無以為孝也故飲食寢處之適
所以寧乎親之身也心悅而身寧致壽之道不在茲乎
維君起家進士方以文武忠孝建立大節以揚名當時
而祿又足以為奉養之資所謂内以悅其心外以寧其
身者蓋以兩盡以故太夫人春秋旣高而愈益康强則

所以致其壽者固有在矣蔣云乎哉於是衆皆以其言為然則屬筆於禕使書之禕不敢辭因次第客語書以為壽蔣堂記

杭州仙林寺戒壇記

杭州仙林大慈恩普濟教寺有萬善戒壇普為四衆傳授三聚淨戒之所也寺葢宋紹興末洪濟大師智卿所剏戒壇在佛殿後隆興初賜寺額為仙林壇曰隆興萬善淳祐間加寺額為仙林慈恩普濟壇曰淳祐萬善大

乘至至元中祐岩法師榮公以前代宿德昭被光寵奉帝師命復加今寺額而為壇主至正三年寺厄於災壇亦就毀其年妙智通悟明解大師就公来領寺事以興廢起墜為己任乆之始克裒衆施建大佛殿繼又罄巳資率耆舊僧建三門兩廡及選佛選僧二堂惟戒壇未及興建而為費最鉅葢戒律之宣諸天龍神人及衆人之所畢集非有崇棟廣霤穹座邃筵則無以致其嚴肅不嚴不肅則無以聳人天之觀聽而一其皈嚮之誠郡

人頋君天祐父子者嘗與就公論道而有契焉慨然樂爲之造就乃捐金穀購木石卜吉而庀工爲殿以間計者一前後爲二棟列楹十有六其崇九十有九尺去其崇三之一以爲廣增其廣四之二以爲修而壇居乎中壇高九尺有竒飛榱步檐外稱其度綵幢寶蓋内極莊嚴始事於十一年正月日至明年十月日而訖工塑繪像設者頋君之配舒氏而上下瓦甓則其子婦戴氏佽助焉竊聞我佛如來以一大事出現於世普爲衆生設

方便力成就佛果菩提是故弘敷軌範式示開遮詳布
科條用垂汲引律之所戒教由以行學徒有所攝持常
人有所趨向故得以去惡而就善超凡而入聖或智或
劣皆證大乘若正若依悉成佛道後世律師教主代佛
宣說將集四衆必有壇場此戒壇所為建也今就公務
隆祖道載揚宗風圓機應人能無留礙而顧君宿植德
本雅慕真乘於世有為一無吝惜宜乎茲壇之建以壞
為成有所不難而亦有非偶然而然者財法二施等無

差別此豈有漏之因人天之小善而已乎就公名智就別號道翁越之新昌石氏子以卜年被旨護持寺事頎君字祐之錢唐人

紹興讞獄記

至正四年夏宣城貢公由應奉翰林文字出為紹興總管府推官郡之有推官職專詳讞刑獄而紹興為郡所轄州二縣六地大民衆獄訟號稱繁劇故居職者每難其人及公為之則固有異於人人者矣山陰白洋港有

大船飄近岍鹽夫史甲二十人取鹵海濵見其無主因
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聞而往視之恠
其無他物而有死人稱為史等所刼史傭作富民高丙
家事遂連高史等既誣服高亦被逮不置公筦求博詢
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其網中
魚為漁者所殺史等未嘗殺人以奪物高亦弗知情其
究皆白游徼徐裕以廵鹽為名横行村落一日遇諸暨
商奪其所賫錢擽殺之投其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

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會赦遂以疑獄釋公追鞫覆案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民有阮福者溺水死指以與謝甲鹽船遇因致其溺公考問左驗致其溺者乃趙乙也坐趙而釋謝徐德元告其弟姪以毆傷獄既成公知其誣繼而里民累數十狀發德元所為不法事公簿責德元恃強横武斷鄉曲持官府短長及是又以非罪排擠其骨肉釋其弟姪而坐德元徐長二訴其弟為郭甲郭乙所殺真殺之者實乙而

豪民鄭丙與甲為仇家故嗾徐使連甲公既釋甲即以其罪罪鄭杭民黄生有田在縣境而近僧寺歲來收租與寺僧交僧名黄及其傔二人飲酒酣其一人詆侮僧其一人責之不服則擊以他物誤中其腦以死僧懼移其屍寺外執黄以訴謂其故殺人相脅欲要貨賄公揣知其由出黄於獄縣長官鞫繫董連二十三人持軍器謀泛海為盜公廉問得實所謂軍器大半皆農具且他無為盜顯跡乃當連等五人私持軍器之罪餘置不問

楊茂獲海賊三十人不分首從將悉處以死公以省錄其為首者止八人餘皆詿誤並釋免之諸暨民葛壹素亡賴客有過其里買栗者貪其財紿之曰某山栗多得利可倍我俱爾往客從之至山深無人處以斧斫死之既而其子來迹父所在復紿之曰而父在某山中與俱往又殺之父之其妻訴於州不受則訴於公公命吏詣葛所居里推究之盡得其故執葛繫死於獄仍磔其尸黄聲逺偽造鈔既自首與之同造者黄甲也甲坐繫十

餘歲於法有罪而自首者免其罪與自首者同罪而有親者比自首公審甲與聲遠乃有服從兄弟即釋之何成訴其子因黃保至其家徵租驚懼致死具獄上公按之則其子死以病而黃與何有隙以故誣黃抵何以罪餘姚孫國賓以求盜獲姚甲造偽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其同造偽高嘗與姚行用實非自造孫既捨姚因以加諸高而魯與高不相識孫以事銜之輒并連魯公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鞫之辭屈情見即

釋魯而當髙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會稽袁寶與所親二人泛海遇劇盜李麻千在海上懼而從之至潮陽麻千率衆請自新官給袁等信劵使歸既歸而拘之仍以盜論公以謂袁等在潮陽既以自新復加之罪則失信於民貸使復業陳興恃富豪搆結廵司以被盜為緣誣平民王氏執其妻燒錢灼殘其體公痛懲之蕭山吳宣差父子怙勢為暴鄉民被其害甚張文有墳山強據之文訴於官反枉文以誣告公直其事吳父子皆伏

亹嵊縣張氏婦訴鄰人張甲以刃傷之葢張氏始通於張甲既又與富民裘乙通以是致爭互持刃相傷也悉置於律上虞縣胥徵湖田之逋租愚民聚衆毆死之根連株逮係縲百餘人公窮竟之得首罪者一人以死論為從者十人以減死論縱九十餘人郡地瀕海惟鹽最為民病有余大郎者私鬻盜鬻招集亡命之徒動以千百所至強人受買莫敢誰何或發其罪公命督捕之繩以法徙置他郡先是凡以私鬻盜鬻而麗於法者多連

及無辜所司為之傳致並緣為姦利公下令事覺止坐
犯人不得轉相連逮平反者前後亡慮百餘事其凡刑
名之事無大小必記於籍立限勾稽吏曹無敢竒請他
比以舞文法間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
意之所向萬夫莫回事之所疑片言以決故能庭無滯
訟獄無寃囚豪强慹服善良頼以為安公在官四十三
月去之日郡民家為位焚香以拜父老攀留填塞道路
馬不得前追餞數十里涕泣而别囚之居囹圄者聞公

去亦皆慟哭不已嗚呼是區區者誰實使之蓋公儒者誠以本之恕以推之剛斷以濟之公正以持之故其原心定罪探意立誠一皆合乎春秋之義以及有是也漢儒以經義決疑獄世之論者頗以為闊疎然則儒者之用果可與傳爰書惟法令是師者同日語哉公於紹興所讞獄事其蹟之著者不可勝數今姑存十一於千百著之於篇將使世之為吏者有所取則焉爾他善政已具遺愛碑者茲不復書公名師泰字泰甫由國子生釋

褐授泰和州判官擢江浙行中書掾史入為應奉於翰林乃調推官紹興由推官復名入翰林為應奉尋遷宣文閣授經郎今除翰林待制云

王忠文集卷十一